共三十

書

退溪先生集 十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書

答奇明彦 辛酉

光牧来寄惠札獲審近況冲裕馳遡之餘大以慰豁夏間奉承辱答旋即修報未暇致詳草率殊甚其後病中時讀来辯有以窺覽其旨意益邃益審老拙得聞及此幸莫大焉其間或不能無異同處乃滉舊蔽未祛而新惑滋生故也所當略擧其一二以復煩扣於左右而前所承誨録本爲鄭子中取去必須索還其本而考校其

前後之說而後可發疑問之端也夏來子中在
都近似當下鄉而猶未也緣是今玆報書仍闕
前來之辯報不敏之罪兼成逋慢愧不可言秋
巒未老傾逝哀惜無比況如滉契分非偶然適
玆廢遠不能一撫其柩其為慟痛又無限極也
頃因子第入都令其以草奠抒吾此情於其靈
几而已今見示詩一篇益見風義之篤為斯文
間惓惓若此便遽未及奉賡以道區區之抱但
忍滯撫攬以俟後日也子中所云論述時不以
相示實未知謂何若得見之後當有稟爾朴和

叔去後一奉通問今承好音喜難具述亦以人
忙未暇致書章爲我布懇兼勉其間中素業用
慰遐嚮幸甚知入都不遠慶祝之中不勝愚者
過計之憂無因罄竭臨紙忉忉切恐其後以閒
慢文字相往復切磋亦不得如在村野日也惟
冀爲道爲時毖珍千萬不宣
有無限合叩底限於此數言想默諭也

與奇明彥 壬戌

湖嶺京外隔歲綿時聞問相阻子中雖來時亦
未見不審新去家食匪躬造端爲況如何平日

所養試之應世能無臲卼否滉尚此屛僻愚分
稍幸惟是年與時馳病隨老劇其於志氣精力
銷落可知至此而始覺此事之不可不勉世有
豪士必笑其迂晚而猶不知悔耳向者往復至
滉而止惟是未結公案其間亦有一二欲畢其
愚者中復思之辨析義理固當極其精博顧其
所論條緒猥繁辭說汗漫或有鄙見包羅不周
超詣未及處往往臨時搜採先儒之說以足已
闕以爲報辨之說此與擧子入場見題獵故實
以對逐條者何異假使如此得十分是當實於

身已無一毫貼近只成閑爭競以犯聖門之大禁況未必眞能是當耶由是不復作意奉報如前之勇只因來諭兩人騎物之喩戲成一絶今以浼呈兩人騎物重輕爭商度低昂亦已平更覓乙邊歸盡甲後時騎執得句停呵呵

答奇明彦論四端七情第三書○先生既答第二書明彦又以書來辯先生不復答只就書中批示數段令畧節來書而錄其批語

孟子剔撥而主理一邊時固可謂之主理而言矣若子思渾淪而兼理氣言時亦可謂之主氣而言乎此實大升之所未能曉者伏乞

更以指敎如何

旣曰渾淪言之安有主理主氣之分由對擧分別言時有此分耳亦知朱子謂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又云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卽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前書別性言者只爲在性猶可兼理氣說以明

事無

情豈可不分理氣之意耳非爲論性而言也理
墮氣質以後事以下固然當就此而論
天地之性譬則天上之月也氣質之性譬則
水中之月也月雖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
其爲月則一而已矣今乃以爲天上之月是
月水中之月是水則豈非所謂不能無碍者
乎而況所謂四端七情者乃理墮氣質以後
事恰似水中之月光而其光也七情則有明
有暗四端則特其明者而七情之有明暗者
固因水之清濁而四端之不中節者則光雖

明而未免有波浪之動者也伏乞將此道理
更入思議如何
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說嘗見先儒有論其不
可今不記得但就來喻而論之天上水中雖同
是一月然天上眞形而水中特光影耳故天上
指月則實得而水中撈月則無得也誠使性在
氣中如水中月影撈而無得則何以能明善誠
身而復性之初乎然此則就性而平比猶或彷
彿若比於情則尤有所不然者蓋月之在水水
靜則月亦靜水動則月亦動其於動也安流淸

漾光景映徹者水月之動固無礙也其或水就下而奔流及爲風皷而蕩石激而躍則月爲之破碎閃颭淩亂滅没而甚則遂至於無月矣夫如是豈可曰水中之月有明有暗皆月之所爲而非水之所得與乎滉故曰月之光景呈露於安流淸漾者雖指月而言其動而水動在其中矣若水因風皷石激而汩月無月者只當指水而言其動而其月之有無明暗系水動之大小如何耳

敢問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爲發於理耶

爲發於氣耶而發而中節無往不善之善與
四端之善同歟異歟
雖發於氣而理乘之爲主故其善同也
且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乘之
兩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謂此二箇意思七
情則兼有而四端則只有理發一邊大升欲
改之曰情之發也或理動而氣俱或氣感而
理乘如此下語未知於先生意如何氣之順
理而發無一毫有碍者便是理之發矣若欲
外此而更求理之發則吾恐其揣摩摸索愈

甚而愈不可得矣此正太以理氣分說之弊
前書亦以爲稟而猶復云云苟曰未然則栗
子所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端緒便是理者
亦不可從也
道卽器器卽道沖漠之中萬象已具非實以道
爲器卽物而理不外是非實以物爲理也
大升謂泛論則無不可者以其因說者而言
之也著圖則有未安者以其對說者而言之
也若必以對說者而言之則雖用朱子本說
恐未免錯認之病也

以氣順理而發爲理之發則是未免認氣爲理之病若以爲不然則上何以云云

答奇明彥癸亥

所居窮僻罕得京信其間下鄉病辭　賜告還都等曲折都未聞知至見示札而後知之從而料得一番嘗試事不諧意之日情緒如何此今之仕塗第一至艱處今人所以不及古人處亦由此一關而分久久經歷當益知之矣若如老拙微蹤因病偷閒　恩覆如天但以樞除至今未解自去年春因　召命乞辭後更不敢辭非

但自心未安似聞物論亦以不辭爲非此論甚
當然而思昔日因辭狼狽之故愈跼蹐不敢出
意顯俟臺章劾罷而已可謂不成義理不識廉
隅矣柰何柰何頰舌之競固爲無益眞實工夫
每苦作輟細思作輟之患亦不過氣習之偏物
累之蔽世故之掣三者而已幸此山居蔽掣稍
鮮而偏處難矯盤桓三徑每思資疆輔之益而
不可得乎誨之至如獲拱璧展玩佩服不敢以
老昏而甘自棄外也固知左右以向來自放爲
悔然而今日所以使人想味風義而不能已者

析當作坼或折

因何致然願勿以擡不起轉不得而中自悠悠也別紙極荷破懵益知天下諸書皆不可不經眼也深幸深幸

答奇明彦

子中寄來四月初二日惠書析讀纔訖景瑞傳致三月二十一日報書適又繼至合併通看竊知盛意以前書有所未盡所以復有後書之誨諭眞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之心亦曾子爲人忠謀之意深用感佩就中所云與其不許而恒懷未安之意寧辭而或有難處者亦可

無吝於初心此誠切至之論然而此說施之於
未嘗辭者之身則是正義明道不計利害之事
固爲善矣若如滉者非不辭也實辭之至苦而
致有難處之事懲此而今不敢復辭云耳且老
病退閒古之人如飮食裘褐是以辭者期於必
遂而人亦不以爲異今世此道衰絶致仕一段
事僅見於大臣年滿例辭之　啓辭自餘庶僚
不復知有此事矣而滉也不幸之甚以至愚而
叨　洪恩以沈痼而躋顯列義不可一日而安
處則乞退之事不可以尋常故數十年間入了

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援引故實披肝瀝血祈懇籲哀之至不覺遂致於狼狽不得不奔走追遽爲高賢所笑至於其末非徒辭免不遂反更竊忝 命秩之加又力辭五六而愈無涯極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無如之何只得頹懦閟默而冒受之矣然則如來教所謂寧辭而無吝於初心者果如何哉果如何哉來敎又謂今日之辭與向來之辭不同者亦甚有理但向來老病之實已如許矣而微誠猶不見孚今雖有益老加病之實何能計年數較病證而望所辭

之必遂乎吾鄉前輩聾巖李先生年七十五而
退來至八十八而乃終其間常授樞職其初每
年一二次辭免輒不得請往往因而有 褒賜
之下後來斷不請辭曰不論無益最未安者致
有 恩命之至不如不爲混當時猶以聾巖爲
未盡於義至今身履而後知其爲果然也抑且
聞之昔朱先生之病辭南康而不得也告呂伯
恭曰卽欲再請而諸公皆以爲雖大臣故老典
藩亦必期年而後敢請意若以爲犯分僭越爲
咎者是以不免少忍踰冬以應期年之說云以

此言之身在隴畝而頻煩上請期於得遞亦恐
有僭越之嫌不然但用一年一請之例亦將視
爲泛常終歸於無得決矣凡此曲折思之爛熟
見之諳悉所以自己未辭工曹辛酉辭　召命
之外更不敢請辭樞職者已五年矣抱病窮山
名懸仕籍質之古義而不合告之方來而無說
每中夜以思睡亦不着矣今讀來喩云去就之
難有礙於一時行藏之宜將垂之萬世又云以
道自任無滯迮規壯哉言乎惟如此然後始可
謂大丈夫矣故朱先生當僞禁方急之日而辭

職致仕必得請而後已焉顧滉自念本乏世用早嬰身病中歲以前七顚八倒迨至桑榆之景方欲收拾補塡庶幾寡過以畢素願足矣若不顧前後不揆力量獨於出處一事必欲節節而反古之道是所謂一脚短一脚長其能免於顚仆之患乎是以雖知世有大丈夫事而尙趑趄不敢奮發直前而承當也雖然滉亦何心膠守舊見而不知變哉有感於來諭而深思之矣亦或有相時度義而試復陳請豈可謂終無之耶苟相與之厚縷縷至此伏惟垂察餘祝珍愛萬

重

答奇明彦

辱書承知得閒優游起處冲勝信乎槐院講席能轉人好田地上也滉頃者忽罹雪上之霜跨經數朔賴朋舊之力多方治藥得見蘇歇而委頓特深於前更有何精力可及於素業耶中間雖幸得回頭轉腦而已迫遲暮難卜收功令復鼎器之敝如此其何以鍊得丹成耶良自悶歎所論時異事殊所處不同及兩脚長短之 喩理固有不得不然者然鄙書前說皆只就自家身

分上說故不得已拽轉來低平地占取了蓋不敢處早言高以自欺而欺人深不自滿恐大蒙訶斥於君子之論來教非但不加斥責乃反云云何耶或者壁立萬仞如矢而行雖在脩塗逸駕之始亦有所不得盡如意者耶固知高明自有素定之見非因一時偶發於人言之餘也然吾輩之論質之朱門則以爲如何萬一訶之曰汝輩何無壁立之志而乃相學爲尺尋之論則滉之首發尤恐責深也呵呵子中得縣便養想甚適頤縣殘不暇計矣病餘昏倦不能盡所欲

言惟冀爲時自愛懋勉崇深不宣

片幅所喩寧有是事雖有之世自有其人必不及浣萬一誤而及浣浣之狼狽不可言也而其主議之人亦非所以占便宜也蓋不度上下之意而爲之必有悖矣公若有可置力於其間千萬留意切曉以他人則可及浣則不可之意乃採人玩塹之患也會見蔡介夫與董某爲章楓山謀者否彼尚云云況於浣乎

右書一幅與別小紙去八月初五日所遣也

令家姪在京者傳致左右未及傳而公有南
行家姪擕以東來卽又聞公復入翰苑欲再
遣致而家姪未還京京中他親舊相戒以勿
妄與人書無可託以傳書者兼亦絕不聞京
信未知公幾時還都下遂淹過三冬已換歲
矣今因兒子得馬官入都始此附遣庶冀左
右因此而知滉當日意也因復思之從前滉
所以爲公慮者及此書所以自爲慮者皆已
略驗矣然則此吾輩所以觀爻象處時義者
當如何而可妄謂不可變者愈當堅牢所當

晦者且宜崇深他不能預料也亦不敢絫舉也何者雖 聖斷邪去之後吾輩被人指目者猶在故也仍祈勿廣此紙兒還惠附數字之信釋此壹鬱又大幸耳

答奇明彥甲子

左右素計其能遂否遂則想不久滯何時下南耶如願之懷固甚快適第恐期限忽過依舊牽掣如魚中鈎維谷之患正在此際耳然固當取合於目前爻象他何能預計耶混病與老謀諸證交侵塋沍寒谷極費調捄歲且不登暑窒亢

甚惟幸塵編蠹簡聖賢遺馥不啻如蘭臭之襲人常愛韓公贈人詩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晩三復其言眞可謂先獲我心亦足以忘憂惱耳公如得歸想所得於此非淺陋所及切祈時因便風寄示一二而精誤來久留不易得也但素來不甚讀書看義理多未浹洽耳歲將改矣惟幾德義神相閤章多勝不宣

握手說考據精審其剔出劉說之誤尤有力

但其兩端有繫皆在下邊其先捲一端之繫仍自下邊繞孥一匝圍順便其後捲一端則

自下邊斜而向上鉤中指勢不順便如何如
何冢婦主祭前去鄙說有未盡處未知何條
指出示破爲幸

答奇明彥乙丑

滉蹤跡罣碍辭避一事亦不敢爲逬方冒昧拜
上一狀其人在途而 國有大喪想無緣上達
當此之時既不奔走又不及顙免哀惶窘悶無
以爲心前書作事不工如魚中鉤之喻誠然誠
然以滉積病顯作棄物尚有戛戛之難況在公
無此一路而能如意去就乎向來滉所以每爲

左右有過計之憂彼時未必深見信想今日方知老漢涉世苦心處也尤可懼者旣不免波瀾於世自至於生媮心改前度爲衮過了家計此亦必至之勢如何如何去兵郎歸湖堂幸甚但適此多事能不有還推之擾否金而精甚可念枉作遠遊遭此酷變又聞其無以治葬今得襄事想多左右周捄之力無任慰嘆祧遷等事禮之大者而今世所爲似與古異所疑不敢不盡錄去別幅望須一一剖判回教爲幸

別紙

所論祧遷之禮有難行者曲折甚悉兼及德門先世祧遷有疑礙之故皆推說到極處不勝歎尚然所謂將有五代六代之祭者非獨德門爲然滉表門亦正有此事而更甚焉嘗因是思之其大要皆由於妻尚在母尚在祖母尚在之說而生出此許多違礙也旣蒙不鄙敢先以躬所遭者言之滉曾祖神主在小宗家向來族姪主祀已爲祭四代也數三年前族姪死而族姪之子當主祀則爲五代矣俄而此子又死而族姪之孫今當主祀則又爲六代矣者以今制處之

當族姪主祀時曾祖當遷于最長之房第以門
長會有僉議謂曾祖於吾門最有庇廕不當循
例祧遷云此雖出於一時之議有難遵行者然
若用家禮則祭及高祖不為過故因仍未遷之
間族姪父子相繼死亡猶以族姪妻尚在疑可
以未遷今則姪妻又死曾祖遷奉在所不疑而
主祀者尚守門議不欲遷出而其下亦有當祧
二位方講求古禮欲各遷奉而時未行之矣冬
春間有一二儒生來訪偶言及祧遷等事其所
疑正與來喻同且云今日都中士大夫家率用

母在不祧遷之說凡母在者父喪畢藏其主於別處以待他日與妣同入廟始行祧遷之禮祖母曾祖母皆然云可知人情於此皆有所不安者意亦甚厚然詳考禮文竊恐未爲得禮之正也謹按文公家禮祔章註高氏但言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遽遷祖妣云云不言母在而祔考則不可遽遷祖考楊復亦但言父在祔妣則父爲主云云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而已亦不言母在祔考則母爲主云云喪畢未遷尚祔於祖考待母喪畢遞

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又大祥章改題遞遷
新主入廟等事皆爲父喪而言而其禮之首末
一直如此行將去未嘗言若母在則不可遽行
改題遞遷等事且當置考主於別處俟他日母
喪畢後方可行此禮也此章註朱子與學者書
及楊氏說雖皆有新主且祔祖廟云云然至纔
祔合祭訖卽便入廟非待他日母喪畢而同入
也聖人非不知母在而遞代爲未安其所以如
此者何也父旣死則子當主祭子旣主祭子之
妻爲主婦行奠獻母則傳重而不奠獻故曰舅

沒則姑老不與於祭與則在主婦之前內則註
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此與冢婦不主祭之說
當通爲一義矣蓋夫者婦之天夫存則婦雖亡
而不易代夫亡則婦雖存而以易代論斯固天
地之常經尊卑之大義聖人之制禮以義裁之
而孝子之情不得不爲所奪焉故也昔胡伯量
問於朱子曰先兄旣娶而死念欲爲之立後旣
立則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
旣更立主祭者卽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
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别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

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今詳此言亦不論母
之在否而直如此斷置豈非所謂無可如何而
然者耶由是觀之其以妻在母在祖母在而不
行祧遷其可乎其不可乎可則已如以爲不可
則來喻所謂曾祖之妻尚在埋其曾祖之主奉
祀者之祖母尚在埋其祖之主雖皆未安恐不
得不限於禮而奪於義況可以二母在故遷奉
其主而可行乎在德門其他所處殆亦決於所
禀可不可之間不敢重複妄陳其中有云曾祖
於主祀者爲高祖在今當遷而勢難行焉則恐

此事不須以母尚在爲說只據家禮祭四代之
義而祭之雖若少違於今而正是得合於古來
喻以謂權宜可行者眞確論也至其上又一代
則在古制當祧雖用母在之說猶未宜留奉況
不用乎恐於遷奉雖有難勢舍此更杜撰不得
朱先生所謂別未有以處者正謂是也如何如
何然德門六代預料而言之耳如敝門已見其
事而遷奉之舉凡於門議雖考得禮意如右而
事勢緯繣尚未能斷然行得承問之及深用愧
惕然又不可不盡於左右以求是正敢歷陳瞽

見切瑩精加參訂復以辱曉之幸甚
末段三代四代之定與主祭說一紙皆爲一件
事故合而論之夫爲周人而從周制聖人所不
免況今身非五宗之主而令於十餘派小宗欲
通行古制豈不難乎此固一說也然今有人焉
主祭而篤孝好禮自出意欲祭四代則是亦一
道豈至於違條礙格而不可行乎故滉常以爲
若此等事於已度義量力而行之則可矣諭人
而人自樂從亦無不可若欲率人以强之必行
則乃王公之事非匹士所敢爲也今也令伯氏

書咨以當作幾龕是有欲遵古制之美意因此
而勸以成之正得好幾會也吾非居位故於人
或可從周士貴稽古故於己不害返古恐兩行
而不相悖安有議禮拂時之嫌也然敝門未有
此幾會而僭言之及此亦殊犯古者言不出之
戒汗慼無地

為家婦立法令其得所如所示乃出於義理之
正使傳受者而吉人也固至善可行之法也第
念世降俗偷人率多如蠻如髦學者又傳重之事
不能皆在於叔姪至親之間或在於緦小功甚

至無服之親如此而用此法勢必有難相容者
如欲捄此請復爲之立一法嚴其不容不養之
罪以糾督之其亦庶乎其可也乎
父母生存長子無後而死爲長子立後而傳之
長婦此正當道理也若不立後而讓付之長婦
則是使冢婦主祭世或有此事而今所辨云云
者也如何且看人家遇此故父母之情多牽愛
次子而欲與之爲次子者亦多不知爲兄立後
之爲義而欲自得之因卒歸於不善處者比比
有之尤可嘆耳

握手下角之繫如所示繞手一匝之際反繚之然後向上鉤之恐其不順便依然只在也且䟽所謂反而上繞取繫者以先有一匝向上之繫在手表故可依此而上繞今方當繞手一匝之際而欲繚之則無物可依以繚之恐其說又難施也如何

答奇明彦

天放野逸正當加勉而頹劣如許多愧古人但覺離索幽懷之日積于中而千里命駕之不易爲恨耳所疑數條後便示幸不宣

禮記註石梁王氏名字謂何何時何地何等人
勿軒熊氏名剛大而註性理羣書
退齋熊氏名禾字去非而作翰墨全書
右分明二人而熊禾曾作考亭書院記其後丘
錫作重修記引禾記中語而曰勿軒公兩記見
武夷志下卷補闕處又記得性理大全補註諸
儒姓氏下二人又相混稱但此適無補註大全
書不記分明幷須考訂辨示望望
夙興夜寐箴南塘陳栢茂卿作此人學問非常
人而他無出處未知何代何許人

答奇明彥丙寅

去年冬末子中書報左右南歸似不爲速返卽欲奉一紙之問緣自無着身處未遑也瞻慕之懷未嘗一日而去于心今者子中轉致辱書具審歸後諸況鬱陶之餘豈勝披豁但愆候未快而除目忽至進退間果有撓念然只是銓授可否之決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應自度痊快與否而處之旣不可膠柱而鼓瑟又安有枉尺而直尋耶至如滉者從前處身失當馴致虛名上欺 天日備嘗艱虞僅獲去年之間放自幸

以謂已結了三十年公案豈料乃更有今年事
耶惟公知我以如許愚病老殘當如許委責其
能堪乎小輕則苦辭大重則遽受滉雖無狀又
豈忍為此態耶此所以昧萬死而控免猶賴
聖恩寬厚不惟不罪又許釋兩重感戴兢視惟
增愧負而濫秩知樞尚當併乞改正乃為褻
而物論駭異譏責多聞且極以頻頻干冒為恐
事有難得盡如意者遲徊前郤迨今閑嘿不知
柰何然不得已從近為之以聽於蒼蒼耳盧寡
悔量移士類交慶知要見於路亦令人起懷想

也就中別紙示及緖論謹已具悉即當一一報稟自以蹤跡如此正當此時與人往復辨論聞見必致唇舌於理亦似不穩姑未果後日當不忘也大槩來喻得之矣年前偶得見寡悔人心道心兩絕心甚疑之今知其見如此大是朋友之憂也似聞都下諸人稍以此事爲意者見識議論亦多類此欲與之一一勘明則吾人中自相爭鬧矛盾爲卞莊子所乘不然則名爲此學而適以亂道不是小事柰何柰何

答奇明彦

去秋子中自都下傳致七月十五日辱書疾病
多故久稽報音恒懷慊然涉冬來承聞 召除
絡沓不知行止之如何馳情悢悢倍於常日昨
日子中又致惠翰來知已趨 命至都且復轉
入中書此雖與前日引去本志不相爲謀然事
至於此所處之時義又不得不隨而變程子所
謂以從道也者正謂此爾如滉鄙賤固不足道
然其老病不至如此之甚時每一承 命無不
即趨八九年之間如是者三矣況 公之事與滉
不同將何辭以爲膠柱鼓瑟之計耶第滉自戊

年以後老病太劇而 誤恩益重則冒受之極
無說故前後猥避輾轉狼狽以至今日自 聖
旨觀之猶有待差病上來之諭而臣病未有差
期則非有督促之意惟上自公卿下及韋布移
書譙責殆無虛月雖各已費力分疏並未見有
省納之意或反以斥外之言來加令人憂惕罔
知稅駕之所柰何其閒朴和叔處報書頗盡底
裏去後未得其報尚未知渠以爲何如七月望
書別紙誨諭指迷之意甚善然亦是說滉事不
著何也若使滉果賢而副吾 君之求者公之

言固至言也正緣滉自覺非廊廟之器無經綸
之具不足以副　隆眷之萬一若是而妄可持空
手以進攬取莫大之王爵爲一己榮利又旋復
求歸以圖自便其身乎此與平時所講磨義利
界分之說甚不相應他日見古人於地下定無
以相告語故不敢耳如何如何四端七情總說
後說兩篇議論極明快無惹纏紛拏之病眼目
儘正當能獨觀昭曠之原亦能辨舊見之差於
毫忽之微頓改以從新意此尤人所難者甚善
甚善所論鄙說中聖賢之喜怒哀樂及各有所

從來等說果似有未安敢不三復致思於其間乎兼前示人心道心等說皆當反隅以求教今茲未及俟子中西行日謹當一一至寒惟對時茂養珍重

重答奇明彥

近得子中送傳入都後手翰卽修報還託子中寄去不審能以時達否冬候異常未知信後匪懈爲況如何鳳池顯赫於我何加乍綴鵷班交象當益佳矣拙者舊病外耳患風鳴眼重花閉憒憒度日其於講修之憂何知也前寄示四七

兩說反復玩繹昔人所謂始參差而異序卒爛熳而同歸眞不虛也已於前書略道之非久想得浣聞其所未盡者今言之其以喜怒哀樂配仁義禮智固有相似而未盡然向者圖中亦因其近似而聊試分書非以爲眞有定分配合如四德之與仁義禮智也其言是理之發專指理言是氣之發者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滉曾以此言爲本同末異者鄙見固同於此說所謂本同也顧高明因此而遂謂四七必不可分屬理氣所謂末異也苟向日明見崇論如今來兩說之

通透脫洒又何末異之有哉柳嘗欲謾取吾兩人往復論辨文字爲一冊時自觀省以改瑕纇而間有收拾不上者爲恨其所謂絕句一首亦未記得後書漫及之若何人心道心諸人所論誠有可疑會得李剛而所示李一齋說幷剛而書鄙說二紙呈似試垂鑒裁因書誨及仍請勿涉人人覘覻恐或無事生事也

別紙

往者人言寡悔頗悅禪味中間又聞其尊信困知記況猶不之信及見其所爲人心道心吟二

絕句心甚疑之以爲寡悔不應至此恐或好事者假稱今得來示乃親與之款叩而其言論旨意如此令人悼心失圖柰何柰何大抵整庵於道非不窺一斑只是於大源頭處錯認了其餘小小議論雖多有合理處皆不足貴不謂寡悔許多年紀用力於此事想不草草而其見處乃不合於程朱而反合於整庵也李一齋嘗與李剛而書論整庵之失剛而寄示來其所見果未精其爲說亦多誤正如來諭之云然聞此老不甚讀書而徑自信太過其所誤未必有所從來

若寡悔誤處似是從禪學中錯入路頭來往者所聞爲不虛矣故如來諭所謂語類輯註之類皆不取乃厭窮理之煩而欲徑趨簡捷此尤可憂之大者然今若欲明其故其說甚長來喻已皆得其梗槩又豈待愚昧之云云也但其間又有所未知者寡悔旣以理氣爲一物則似亦當以道器爲一物矣而其詩曰元來道與器非鄰云云是又判道器爲二致不相干涉此病所從來處思之不得幸示破何如

附奇明彥四端七情後說

四端七情之說前此認得七情之發而中節
者與四端不異故有疑於理氣之分屬以爲
情之發也兼理氣有善惡而四端則專指其
發於理而無不善者言之七情則固指其兼
理氣有善惡者言之焉若以四端屬之理七
情屬之氣則是七情理一邊反爲四端所占
而有善惡云者似但出於氣此於語意之間
不能無可疑者也然以朱子所謂四端是理
之發七情是氣之發者參究反覆終覺有未
合者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考之有未詳

而察之有未盡也孟子論四端以爲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夫有是四端而欲其擴而充之則四端是理之發者是固然矣程子論七情以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夫以七情之熾而益蕩而欲其約之以合於中則七情是氣之發者不亦然乎以是而觀之四端七情之分屬理氣自不須疑而四端七情之名義固各有所以然不可不察也然而七情之發而中節者則與四端初不異也蓋七情雖屬於氣

而理固自在其中其發而中節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體則豈可謂是氣之發而異於四端耶來書謂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與樂是氣之順理而發無一毫有碍及各有所從來等語皆覺未安夫發皆中節謂之和而和卽所謂達道也若果如來說則達道亦可謂是氣之發乎此又不可不察也朱子嘗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此正理發氣發之論也大升曾引此語以爲是理之發者專指理言是氣之發者以理與氣雜而言之者無甚碍理而不蒙察納無乃下語不著而然耶來辨所謂情

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
異者與鄙見似不異未知其何以不察以爲
本同而趨異耶夫所謂氣質之性以理與氣
雜而言之者蓋以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之中
故謂雜而言之然氣質之性之善者乃本然
之性非別有一性也然則鄙說謂七情之發
而中節者與四端同實而異名云者疑亦未
害於理也第於四端七情理氣之辨不能斷
置分明故其說頗倚於一偏而辭氣之間亦
不能無失今敢撮而論之仰稟批誨焉其他

詞句之末當者今不暇一一剖析以祈鐫鑿亦以大者旣同則其小者無傒於强詰而終歸於必同也伏乞明賜回諭幸甚幸甚

附奇明彥四端七情總論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此數言者實釋樂記動靜之義語雖約而理則該其於性

情之說可謂竭盡無餘蘊矣然其所謂情者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也與中庸所謂喜怒哀樂者同一情也夫旣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則情之兼理氣者可知也感於物而動而善惡於是乎分則情之有善惡者亦可知也而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者卽所謂理也善也而其發不中節者則乃由於氣禀之偏而有不善者矣若孟子之所謂四端者則就情之兼理氣有善惡上剔出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言之也蓋孟子發明性善之理而以四

端爲言則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又可知也
朱子又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夫
四端發於理而無不善謂是理之發者固無
可疑矣七情兼理氣有善惡則其所發雖不
專是氣而亦不無氣質之雜故謂是氣之發
此正如氣質之性之說也蓋性雖本善而墮
於氣質則不無偏勝故謂之氣質之性七情
雖兼理氣而理弱氣强管攝他不得而易流
於惡故謂之氣之發也然其發而中節者乃
發於理而無不善則與四端初不異也但四

端只是理之發孟子之意正欲使人擴而充之則學者可不體認而擴充之乎七情兼有理氣之發而理之所發或不能以宰乎氣氣之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則學者於七情之發可不省察以克治之乎此又四端七情之名義各有所以然者學者苟能由是以求之則亦可以思過半矣且或問看得來喜怒愛惡欲卻似近仁義朱子曰固有相似處其曰固有相似處而不正言其相似則意固有在也今之論者多以喜怒哀樂配仁義禮智未

知於朱子之意果何如也蓋七情四端之說
各是發明一義恐不可滾合爲一說此亦不
可不知者也

答友人論學書今奉寄明彥

湛氏之學曾於白沙集略見其病處其格通一
書亦曾電披見其好爲異論心固猒之今所舉
數條中如以勿忘勿助爲敬愚意妄謂以勿忘
勿助爲持敬之節度則可直指四字爲敬則非
矣至如訓危爲大微爲滅而曰人欲張大則天
理微滅此未論其義理如何其於訓詁文義亦

甚乖舛蓋不足深辯若羅氏困知記則又謂道心性也人心情也至靜之體不可見故曰微至變之用不可測故曰危此其爲說頗近似非湛氏之比然其爲害則爲尤甚夫限道心於未發之前則是道心無與於叙秩命討而性爲有體無用矣判人心於已發之後則是人心不資於本原性命而情爲有惡無善矣如是則向所謂不可見之微不可測之危二者之間隔斷橫決欲精以察之則愈精而愈隔斷欲一以守之則愈一而愈橫決其視朱子說體用精粗工夫功

効該貫無遺者爲如何哉學者當知性不必養心此說尤不可曉孟子論仁人心義人路而必以求放心終之苟如所云知仁知義足矣又何必要求放心耶其論夜氣處初言仁義而至其論得養失養操存舍亡處不復言性而以心言論盡心知性亦必以存其心養其性歸結蓋心統性情心苟失養性不能獨存故也而況世未有不養心而能眞知性者乎善惡天理之名亦不可如此鶻突說了昔何叔京因論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而問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朱子曰

此問最緊要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朱子本註此句者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本註此句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 本註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以上朱子說滉亦以謂善惡天理之名來示所疑只當以程朱此數說辨之可矣蓋程子雖有善惡皆天理之云卽以下二句斡轉說破朱子引此

段尤更分明解釋要使其始惡亦爲理之於齊
滌無痕而後已今則不然只如此鶻圖儱侗合
作一塊說便休了豈不自誤而誤人耶學者當
知性以下兩條友人自問同志間議論非湛氏
羅氏說也

向者都中有一友人書來辨問此數條妄以
已意答之如此今得示喻人心道心等說因
搜舊篋得向時謄本一紙其中一段正論整
菴此說未知與今所辯論之義有可相發與
否謾以呈上其末中理者幷其餘段所說痛

加繩削卻以垂教幸甚

與奇明彥丁卯

近聞問兩阻勢之使然慕用之餘第劇忡悵滉得病於歲前而暴發於歲初痰喘爲主諸證挾攻者尤多展轉困苦身不離席者數月衰殘血氣摧剝殆盡不知終何如柰何柰何就中傳聞中和郡刻一書曰庸學釋義附以語錄釋謂曾滉說云聞之不勝駭窘其所謂語錄釋者本非滉所知其庸學釋者曩見二書東人諸說紛然妄欲裒集考校而商量去取庶幾得本旨而書

一義只緣自家所見未能明了或只存祭[illegible]
未决取舍或有所辯論而未能判斷要之一段
叢雜猥瑣未成文而不足觀也不意爲兒輩傳
出播於鄉里間已甚慚恐豈料更有此事乎鄙
守安瑺向善而有喜事之病訓導文命凱有文
名而多病痛相與爲此事二人皆滉素所知也
今欲移書切責令毁之但慮自己所爲令自已
毁之豈肯聽從四顧朋友間無可囑此事者適
聞公以接使蓮幕當赴關西竊料爲垂死病舊
辨得此一着惟公爲可望也故急作此書披瀝

祈懇伏望行到右郡撥置鞅掌即索取其板藍
視燒火於庭而後乃去至祝至祝不然若只囑
郡守使之燒毀則其終無益必矣更須毋忽病
中倩手僅得占此數字其他萬萬不能舉一惟
冀凡百珍勉以副聘望

答奇明彥

四七說合商量處早曉得蒙曉破幸甚幸甚鑒
養書今人多中其毒示諭欲著說指出其病處
庶幾令人暗中得路亦所企見也近來流聞諸
人說話真可憂懼且皆務勝不復求歸是處豈

可與之爭辯以取人指目哉不如勸其毋多說俾無下莊子行計之患斯爲上策耳示諭所見和叔處鄙書云云拙者所遭虛名　誤恩之際所處之道不得不如彼故其書粗陳素抱耳今當使來初不被抄方荷　寬恩不謂諸公必復拈出彝防避路使人無措身之地惶窘之極奈何奈何　誤恩旣不敢當例　召又欲乞辭誠有未安者而大病未蘇未卽奔赴調藥待差臨時隨衆此實目前苟免之計聊且云云然旋復恩之兩腳一入都中能復抽出爲難凡百酬應

亭事有極難處者悔吝訾謗與日俱積誠恐駭機之發未必不由於苟免計中似不若復守吾太玄之爲愈也古雖云行止不可謀於人然以盛意所在度時量勢略指迷塗望可憂者甚多未易布陳惟冀毖重望實用副遐禱不宣有人傳云左右近頗有愛酒之病未審然否果有之恐非所以進德衛生之道也如何如何

答奇明彥

後春匆匆中作書未報今聞奇齋主見人一不

覺幽鬱之去體也須者撥煩惠顧得共一夜語
何止讀十年書邪深荷且幸第今書誨言猶有
所未相契者捧讀再三惘然自失以明彥懇
乆要之間尚未恕諒於爲拙者謀他人可望哉
且旣蒙以羸甚彰慮何爲復欲禁使勿去畢竟
成就得冒利忘慚生行死歸睹取人指笑唾罵
耶所引師命事與 山陵事固若有相類者但
滉之爲物與孟子之爲人不啻如壤蟲之於黃
鵠又安可援彼爲說此物百不如人萬病叢身
旣以虛名欺 先王又可以竊位欺 嗣君乎

如滉眞韓子所謂偶然題作木居士者時人反
欲多加以所難之責爲居士謀者又安忍勸其
不急逃藏而偃然當之耶惟願曠度遠識垂恕
改評庶爲孤拙少湔俗垢幸甚
滉以大官今來在此似無徑去之義但以舊
時蹤跡言之以愚病之故自爲小官時長乞
退在遠其至大官皆積虛假以致今之困事
而來亦本爲事了當歸計初不爲陳力就列
圖事立功意也一不幸遭　變猶得隨百僚之
後奔走　初喪以至于今至痛未訖重病還

剝 因山尚遠薄寒已中人矣二三十年以
病爲去就之臣今豈容無此義耶必綏則不
及於事況又有書中所云木居士逃責之義
耶此滉今日之爻象其不信於世俗無怪亦
不爲高明所信不能無慨然耳
詔使所詢答語有謬誤云其中答心學曉數
語實滉所草閱之縮慄不知謬在何語示破
爲望見錄先儒中如李彥迪趙光祖名下亦
滉所註亦有何謬爲傳下其君有失德至以
比唐介云亦滉所添註此本其實事而其後

佔畢先生過其鄕有詩云形庭持斧如唐介白屋窮經似鄭玄故云人以比唐介雖非本傳語佔畢之言豈不足取耶可信則取又何拘本傳有無語耶

答奇明彥 丁卯九月二十一日

因山慘憺 斂衛載臨百僚追攀普展哀慟病臣無路來依古寺適得來書責以古義蓋死何言益知滉誠小人也誠罪人也第於此猶有所不能無惟者滉今玆之歸舉世嘖罵之或比於山禽或斥爲異端蓋無復齒數於人人之意公

獨無是數言而尚復有云云者何耶豈憐其迷溺而欲施之誘回之術也耶嘵嘵自言恐益致罪矣厚意難虛聊抒一二滉之爲人不亦異乎滉之處身其亦難矣何也大愚也劇病也虛名也 誤恩也四者叢于身而掣肘矛盾互相妨奪欲及於古之人則古人無似我大愚也欲同於今之人則今人無似我劇病也欲逃虛名則虛名每相逐欲辭 誤恩則 誤恩轉益加以大愚而欲實虛名則爲妄作以劇病而欲承 誤恩則爲無恥夫挾無恥以行妄作於德不祥

於人非吉於　國有害滉之不樂仕常退身豈
有他哉凡以爲四叢所困二患所迫故耳顧滉
自年四十三歲時已見得此意而圖退至今二
十有五年矣行不孚誠不至尚不爲上下之所
信許其於五進六退之間狼狽蹭蹬至去歲今
年而極叢至是而又年近七十四叢添作五叢
誤恩加至六卿事益難矣去歲之事姑不言
今年以事再　召因去年五　召之餘極難終
執苟進而受前日牢辭之　誤恩二患之中一
已自犯猶有可諉者　召之以一事事過有當

退之理爾不意甫入而猝遇 大喪奔走攀號
得從羣臣之後以至於 詔使之時以劇疾而
馳劇勞如此何恠乎氣敗神斷而奄奄欲盡矣
而春官之 命適會此際 嗣服新政獲被
隆恩感激思效豈有窮哉瀕死之疾而當大任
人知其決不可爲是以一不往而五乞辭蒙
恩得解矣是其在 先朝而無狀如彼當 新
命而負 恩又如此將何顏以自厠於羣臣之
列乎古之君子明於進退之分者一事不放過
少失官守則必奉身而亟去彼其愛君之情必

有所大不忍者然不以此而廢其去者豈不以
致身之地義有所不行則必退其身然後可以
徇其義當此之時雖有大不忍之情不得不屈
於義所捨也況雖匪人受 先朝異恩與天地
無極雖糜身碎首亦所不辭況爲 山陵而晉數
月有何憚乎但以人臣之道既已掃地持空情
以尸厥位冒恥還延於黯闇之中危淺之命虛
怯之證一朝俄頃或促致溘然易如燎毛則其
所辨命以成就者不過爲婦寺之忠而向來數
十年忍窮苦心欲避二患之意終安在哉惟其

所大懼者特在於此是以歸計之決不得而不
急而致仕一路榛塞久矣乞骸得請近古罔然
百思無策則因遞　命之下後除未及之日乃
若身無官得自由之隙乘此抽身以出來溷意
以爲諸公而盡職　山陵情與義兼盡固臣子
之至願也如溷而未竟　山陵屈情以徇義臣
子不幸者之所處亦不得不如是也君親一體事
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然父子天屬左右
就養無方君臣義合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恩
常揜義無可去之時有方者義或奪恩有不得

不去之處養生與送死其揆一也苟爲不然不問其義意不度其可否一槩驅之以情之一字愚恐事君有方之道不如是之鶻圖無分別也向使滉不計愚病不恥不職而長服官政者則於是而誠無可去之道矣臣滉以至微極陋遭遇 先大王曠度盛德謬加眷遇雖未快許其致事終始優容其辭退不惟不加之誅罰亦且示之以獎勵使迂病之蹤得遂十六七年間閒養之願則 先大王之於小臣固嘗畜之以山野遠外之臣不責其必死於 輦轂之下明矣

今若不職事 恩病至阽危而忘慙不去至於
辱節虧名而死則臣不知 在天之靈其肯曰
予有臣能不墜予眷者乎抑或降謫于臣曰汝
之無廉隅若是昔者何用苦死不應予命而來
仕則臣何辭以對斯亦理勢之所宜有執此論
之滉雖欲徇情忘義自辱其身於去就死生之
際有甚不可得而自輕者如之何其不去也雖
然道同者不言而相符不同者千言而不諭公
之於滉謂之不同道則不可凡滉之所爲或合
於道處以公之見識意趣豈待區區之頰舌而

後知哉今也不惟不符於未言曩嘗微開其端當下既不入耳今玆書來僅有謂我在京事多不便勢難久淹必將有出脫之計此數句似會公意其餘見攻愈急其他如朴和叔李仲久鄭子中李叔獻諸人率皆聞言而愈激既去而愈疑他人何望哉嚴譴之至惕息恭俟抑嘗靜而思之諸君與諸相本皆責滉以士君子之常道欲納於無適莫之行義意亦甚厚而滉也一生蹤跡常落在退身徇義之一邊凡諸君之所疑諸相之所怒皆無以塞責甚可媿也雖然嘗試

學而爲可則可或至於苟且學而爲道則通必
歸於流從五叢二患魔障其間不如嘿然復守
吾太玄故凡滉所以求合於古人之道者恒由
於退身而輒卒於致身正如魯男子所謂以吾
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豈不然哉豈不信哉蓋
義之所在隨人隨時變動不居在諸公則進爲
義欲使之爲我所爲不可也在我則退爲義欲
使之爲諸公所爲亦不可也近聞南時甫謂滉
爲爲我之學夫爲我之學滉固不爲也而其跡
則一似於爲我聞之令人汗出沾衣然苟執跡

而斷人古之非楊氏而似爲我者何限朱子嘗
引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佛恩又引杜詩曰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李
延平曰當今之時只於僻寂處草衣木食勉修
素業不記全語大意如此楊龜山詩曰莫把疎
英輕鬭雪好藏清豔月明中是亦皆爲爲我之
學云爾耶身居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不知
公意於此二者何是何非何取何舍毋惜有以
辱敎之幸甚

朝廷禮制遐外微臣非所敢知會忝一癈職不

免與同僚議及一二今以來詰玆敢略布當
日之謬意
無服之說諸侯與禮固無考據只見儀禮經
傳君爲臣服圖及天子諸侯絕旁期服圖而
推之諸侯雖絕兄弟期而不服若弟是繼體
則必服期者據適孫適曾孫適玄孫皆服期
而知之也旣不以弟爲子而兄弟之名猶在
則嫂叔之名亦不可沒古禮嫂叔無服故用
古而謂疑無服耳今謂混以士庶人一家之
禮上擬而斷定恐非混本意也然若謂雖嫂

叔之間以繼體義重不可不服則恐當用家禮小功之服不必避家禮而創爲無據汰哉之說也

稱謂只據程先生論濮王稱謂而定恐不至太誤也朱子雖嘗有稱親稱伯皆未安之說然未見有改而當稱某號也則今只當從程子說揆諸義理亦無舛誤不知何爲詆斥至是耶皇字古士大夫通稱之亦如今人用王字稱祖父母也家禮雖改用顯字自主上而用顯字下同士大夫亦恐未安只得依古與

程子用皇字
詔使詢答不知謬處何在後便批示何如其崔薛崔安之類本曹當初只稱先儒而舉此等人滉不欲盡斥他舉而專用已意所定故仍存而於答語中說破二代文儒非心學云云謂如此可以無妨今而思之悔不盡請而去之其他如吉再佔畢亦未免有疑滉所舉中尹祥亦恐未免有可議耳兩使皆賢人惜其學之差如此則李貳相書正其敵兵豈遽竪降旛耶貳相書於公意云何必有定論亦

埊示誨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書

與奇明彥戊辰

昨有來言夜對令　啓大槩不勝駭汗失措終夜不寐令公何其不思之甚也滉所以狼狽至此窘束百端思脫不得日夕憂惶者專爲虛名二字假有他人有過情之　啓令公猶當力爲裁損庶幾得免欺天之罪今反大作褒揚使天聽愈眩臣罪益重群情更惑衆怒增激終使滉何所逃而得免耶平日相許以相知之意又

安在耶且吾兩間憧憧往來相從已自取惟於人又從而作此舉措孰肯以令言爲公而信取乎滉近欲出試一二日不堪則還縮令因此事慙不得舉顔向人心病陡加牢關伏枕以俟譴罰之下自今遣人相問乞并罷休冀得少安歇情不勝幸甚

答奇明彦己巳

奉示謹悉皇兄皇叔皇親皇子等皇字雖爲皇帝之皇字若曲禮所云歷代人家所用皇字則[illegible][illegible]美大之義故今 宗廟亦得用之如其[illegible]

次一本作須

之皇　宗廟亦豈得用耶元朝雖有一時之
令冀許用顯字今不得用於此稱況禮云天子
稱同姓諸侯之尊者皆爲伯父今若去皇而只
稱伯父無乃與泛稱同而愈疎之耶前賢猶有
別立殊稱之言而今反若爭此一字於人家例
用之外如何如何〻此非以書於神主也只於
主上次有屬稱之定獨不得隨人家所用而加
此一字耶如必以爲不可或以大字代之亦何
謹姑稟

別紙

文昭殿 世祖當祧而 仁宗 明宗同昭穆祔入固已定矣雖同昭穆不可同入一室故後寢當增立一室亦無可疑惟前殿合祭 太祖南向昭穆分東西僅容五位更無餘地可設一位故頃日議請奉審將欲改作廣殿令可容六位之設然反復思之猝改廟殿事極非輕豕許大許長梁木得之不易工役甚鉅 祔廟前恐未及成也況謂殿制南北短而隘東西長而闊當日 世宗大王所以北南設位之意雖未可知伏見前古袷享位次皆太祖東向昭北穆南

得一本作須

自西向東朱子周祫宋祫圖說明白可據與其改作殿屋之未安無寧仍舊數而從古禮改座向之爲得禮乎近見李相白此意已蒙肯諒當共商議以處不知盛意以爲如何

德興君追奉事不先議定典禮而徑作家廟旣爲未安又滉徒執降私親不得祭之說欲勿官供亦勿差祭官只令家具而主祀者祭之已略草定其說然必有未甚信得及者而遽徑前日之議相位僉意又不欲議者廣認義理見滉二三段說皆以爲不得如此遂緘默而退心甚慊

焉三公議所謂考諸 國典者意指大典內
王后考妣忌祭等官給祭需欲倣其例而給之
愚意亦以爲疑數日來因檢出宋史濮秀二王
園廟儀制記其節目頗詳悉見其官供物差獻
官等事始知前見不能無偏卻賴前日三公不
敢妄議之爲深幸也蓋古雖有降私不祭之文
然人情極處然是過不得若一切使不得少伸
恐或有激成失禮之弊不如依三公意官給爲
當但令設家廟與二王廟在園寢者事體大不
同家廟則子孫以昭穆入廟差官行祭多有所

礙如何如何若主祀初獻弟姪族人中擇可者
爲亞終獻元常差定俾自行之其人或有故稱
故改差如此則雖於家廟亦可無礙行之亦何
如宋史事出卷送上并照詳商度示破企仰容
至未悉謹拜稟

與奇明彥

趙靜菴陳　啓抄送去閒中試詳披閱滉自見
此文字來如醉如醒半月十日猶不能瘳也竊
料斯人也非不知爲難知難而誤有所恃亦非
獨誤特之故良由求退無路而致之可知是長

使英雄淚滿巾者不獨死諸葛一人也且觀當時事勢雖不有靖國奪功事亦不免一敗然所以激衆奸而促發駭機正由此一事是乃諸賢臨危不戒直前太銳之故此又不可不知者也鄭子中遊山錄一冊亦呈其詩近日稍進可喜但許多篇章無一語及此邊意思斷爲欠處耳

再答奇明彥

再承垂誨感服至意拘於有官無官雖不足云竊恐有官之後無許退之 命則其去也乃擅棄官守而去何似乘無官而出國門一邊 上

章陳乞　賜骸之命則得請固好或不得請亦
有可去之路以是爲三十六策中之第一不知
令公終以爲不可乎適去非所欲且出門待
命而去又豈適去之謂也顧恐還被遞畱則此
二字亦不得不用耳

答奇明彥

甲子十二月書誤　在己巳間

東湖船款發於夢寐追宿奉恩意尤不淺各困
杯勺相視無言遂成千里之別手翰來投副以
詩殘宛若復接顏範慰感幸之至難以形說滉自
過驪江顛風普雨舟行艮艱出陸於忠州路雪

踰嶺猶得免生他病逮入故山則春事方殷如
相待然亦自可意而瞻前顧後受 恩無報慙
懼益深矣且向來諸公席上云云殆以爲戱言
不謂其至發於勑章聞之不勝寒心若果如所
謂則不肖之身終死於尸竊之中 聖世寧有
是而可乎自今奉晤邈無指期惟冀益勵大業
務爲崇深以副時望惠詩珍荷有少報章錄在
別紙

與奇明彦

別思悃悃久而未瘳頃蒙惠問何慰如之不啻

信後體履何似痛盤未厭轉入薇垣時事世道之責有甚於前不知何以處之如浼在朝無狀在野何預而曾所未了不能恝然於有聞可謂妄矣而不敢有隱於左右錄在小幅幸勿煩播餘懷千萬都付默會惟珍毖崇深以副時望

德興議事本欲寫呈草本欲相稟質更思之事事干預實非退者之宜惟以曾預未了之事呈稟亦甚悚仄

殿議終如何歸結不拆毀殿屋爲幸多矣而傳聞一室分兩之議亦似歸於不用云然則

以何爲善而用之耶續聞後出之論以爲當
仍奉 仁宗於 延恩而不入 文昭不知
信否若信有此說於令意以爲何如以滉愚
見許多議中此說尤深害義理自聞此來日
夕憂鬱不知身之在遠外也竊觀前古議臣
所以處此事者一則曰嘗爲君臣便同父子
當各爲一世一則曰兄弟不相爲後當同昭
穆共一位兩說角爭後說常勝者以上遷高
祖或遷至於曾與祖以是爲難故也是以今
之 宗廟亦既用後說矣其在 原廟其難

亦然故當初妄獻愚計時亦欲增一室而改
位向者爲此也然至今思之諫院欲堅守毋
過五室之制亦甚有理何者於不當設而為
設者雖莫敢請廢固不當請增以啓無窮之
失也幸而 聖智首出深燭此理既命罷拆
殿而又停增室可謂甚善而至當也顧其上
遷之難則猶在故大臣之意欲以一室分爲
兩位昔晉明帝將祔温嶠欲就見廟中直增
坎室以安過七之一位正與此議同斯亦似
出於不得已也若廟堂之於他議皆不能善

推而用之則無寧且用此說之爲彼善於此
乎至於欲不祔　仁宗之說古亦有如此之
類皆無謂者也蓋兄弟繼立嘗臣事而受傳
統如天經地義萬古不可易故春秋之旨程
朱之論皆處以各爲一世今雖以上遷之難
不能用其說也若因此而遂欲忘傳統之重
忽事君之義擯替　先君仍置別處而經以
明宗升祔上繼　中宗則其違經旨背正論
得罪於大倫爲如何哉自盤庚不序陽甲之
說一出而後來議臣援比爲邪說者不勝其

多姑擧其一如唐之陳貞節蘇獻欲別廟中宗而以睿宗上繼高宗其時忠義之士河南孫平子上封事抗章甚力而獻從孫頲爲宰相乃阿私右獻謫平子而用獻說彼固不足責也堂堂 聖朝彛憲夫明而萬一不幸或出於踵彼之失吾人適在諫院亦或放過而不救正其如四方後世之責何以哉夫不遷四親與毋過五室極知並行之爲難矣故一室分兩不得已而姑欲爲目前之計云云然以賀循朝室家常居未有二帝共廟之義之

說觀之亦殊未安滉頃在都中嘗爲吾人言
欲上遷 高祖一位奉安 延恩云云不知
此事何如愚意如是而與 德宗同處以過
五室而當遷非降替也以在四親而留奉非
祧出也上可以應上遷之禮而其實非遷下
可以免越祔之嫌而偕祔無嫌大抵 原廟
事體與 宗廟大異在 宗廟則此論不可
行如 原廟則不循古而意設所當變而從
變寧有不可者乎伏惟深思遠猷勿循勿踈
毋爲得罪於平子幸甚

與奇明彦

四月十七二十八書具示 殿議始末不以遠外無所預而辱與之諄諄如此感荷者深矣但當時盛意以謂已無他議不意其後又有一番騷擾殊駭聽聞幸而旋復稍定豈非諸人力爭之故而 聖上睿斷之美也耶抑其中有所未諭者 兩大王同一唐家果爲未安者以 三位之設與三唐家之制對言之下設之三分卽上制之三截何故上作三唐家則下 三位設卓爲難上作長唐家則下 三位設卓不難乎

幸略示破何如卓面器皿饌品損過事不知終
遂施行否此間本有火澤之家而頃乎 祔議
諸爲忠憤所激者往往言或有過當處竊恐嫌
怨益增籍口尤甚而駭機之發不能保其必無
也愚意當此時乎號有厲夕惕无咎乃爲第一
義不知諸公能念及此耶諸示詩合十五絕及
靜存詩八絕俱甚見寵借感愧之深言所難形
以其皆出於辱和鄙句不敢更瀆拔和似若乎
多然也獨和頻夢一絕并謝扇一絕錄在別紙
幸發一笑

無極之說物格之說並俟後日奉報

與奇明彥

前月中連承四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兩書及見寄和錄諸詩細讀深玩佩幸無已惟是每因便遞修報不時愧歉多矣今謹略抒鄙意報在別紙庶冀復承惠誨也就中滉輒有卑悃仰冒哀控滉先府君以先兄故追贈嘉善當時雖已立石墓前石有瑕泐圖欲改立而中遭家禍惶惑遷延久而不果續因滉故累蒙加贈其在滉身叨濫不敢當之意固已極矣然既辭不得而受

此贈與則墓道之表不可不從今贈而改刻也
故已買他石秋來攻造是計而前所刻只依文
公家禮略記鄉系之類而無有銘文竊伏深惟
先人齎志不試名不登於史牒若只如此湮沒
是尤人子之心所隱慟於無窮也故茲因改石
也願得當世大君子一言之惠庶有發於潛閟
之蹟以示來裔謹將所次行狀一道同封拜稽
上呈顧緣滉險釁不吊生未周晬而孤及諸孤
省事以來則又寢遠於先人之世舊人凋謝無
從叩問是以凡有言行事實率多遺闕而未述

匪義之痛於是爲至若其祖先事蹟及子孫娶某生某某等項則又太似詳悉徒以凡狀之體不厭煩多以待作者之裁酌去取焉耳非欲其以是盡入於文字也且西掖近密之地極知干冒之爲難情事懇迫不能停俟後日又計文字入石當在九十月間其間豈無退直休暇之日若欲臨其時而始求之則有不及事之慮敢此煩瀆伏乞曲賜軫察俯遂罔極之望不勝懇祈切祝之至

答奇明彦

李伯春使遞到界傳致辱答書緘兼別紙數幅
和詩一絕不啻諄復曾緣微懇所迫敢將先壠
文字奉有煩請方深兢仄未經多時伏蒙緒次
已定之論出於始望之先其爲喜感銘篆在心
無以仰喻日有趨竚而已滉山居溪遯幸免他
患第苦於恒雨保攝羸骸倍艱他時用是自覺
昏憊益甚往往流聞風色如彼無任靜對簞瓢
獨喟然之嘆中歲以來遊於羿之彀中近際
景運以爲今後不復有此憂矣何乃忽此紛紛
常說山林可樂若如此不已山林容可晏然

而已乎前所以奉告云云者近於舍其田而芸
人田也只緣人多以前所奉白者歸咎於左右
者不敢有聞而不以告也更望深留盛意則幸
甚餘具別紙不宣

別紙

恐悚十圖闕已畢刊若印須有 命則蕪或循
例 進御否乎若令公在銀臺日而 進入則
其所追改處細瑣不緊者不必煩達如心性情
中下圖改處之類不可不具陳所以然之故伏
望精處周旋俾無疎欠何如其圖皆是前哲用

意深切愚臣芹曝獻誠亦盡在其中矣似聞訾毀之言已多流布亦已有搖惑於黈纊之下者竊恐緝熙之地未及研精談悅神會心融而先有厭薄之意則終無以見補衮之益也然此則無如之何矣惟於所可爲者不可不盡底蘊故敢白此圖初謂字不欲微細其長廣皆要寬占以致圖本樣子太大其於作帖玩閱殊有不便適者未及改謀而刊刻已了今何得冒議訕而欲改作乎爲可恨耳

理氣合而爲心自然有虛靈知覺之妙靜而具

一本亦下有以字

衆理性也而盛貯該載此性者心也動而應萬
事情也而敷施發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統
性情

心統性情前者伏聞頻賜下問至滉　賜退
日亦蒙下問而所對未恰若對說如此則庶
幾近之如何如何向聞令公亦所對未恰為
恨故聊以奉聞耳

文昭殿兩唐家三唐家皆有礙不得已通作長
唐家曲折今始曉然矣不變位向不作他方便
只就見成之制見行之禮而處之舍此他無有

善策出於此外者宜乎至於此而衆論止矣但
觀其制後來遞遷時又不免復有更張之勢恐
或別有邪議生於其間而不能爲萬世通行之
定制耳
聖明眞不世出之主實　宗社無疆之福太平
萬世之慶至如近日事彼無緣入于左腹是豈
使之然哉伏聞有　緝熙日進之益畎畝眷眷
不勝禱祝

答奇明彥

七月二十一日辱惠書兒輩以銘文之故不敢

輕付便人至九月初始得拜承知辭出銀臺在
間頃覩除目又審復長成均官次屢易爲況何
如體中安否復何如慕用瞻仰非虛語也示喩
諸般一一奉悉已將各件別紙回報其有不中
理者尚靳復賜明諭所云浩汹之端近更如何
彼自作區分當止不止必欲生事而後已者誠
不可曉然當日數公所以攻彼亦似太露因而
激成時勢如此恐不可徒咎彼而不自反也
聖明在上固朝野所共仰賴自紛紛以來迄今
兩安者正賴於此然而獨不見前車之覆乎其

不以恃太過處太踈攻太急之所致乎請於此
更加深思焉先墓碣文率爾扳乞方懷悚仄乃
蒙不鄙極意研詞用闡我先人幽翳之志拜受
以還反覆莊誦不勝感涕篆刻之至人家子孫
求此等文字於人誠懇非不至或終身而不得
累世而無成者多矣今滉乃獲遂微願於往復
數月之間何其爲幸之多至此也顧其中有滉
所未敢當者數段幷他懇一二別紙披白伏覬
商照得賜俯循區區千萬之望餘祝爲道爲時
珍毖加衛不宣

流聞區別之人於今公最甚憎疾至或揚言
曰彼何不自請方面以去乃冒衆怒而在朝
乎不知亦曾聞之否其爲此言者未知其爲
何等人係是炎炎者耶或是悠悠者耶此則
姑不問　聖主於今公未有疎斥之意而先
欲引去似未安也而愚則別有所憂昔孝宗
於朱子知賞非偶然然每進必求退者以其
輒有間之者故也方南軒遇知於孝宗極相
歡倚朱子猶以寘相未有信用之實勸南軒
以一事決去就今人既以此學之名指目令

公而欲去之如彼令公反不以朱張所處處
其身無乃終有大悔吝而不可收拾也如何
如何胡康侯謂去就非人所能謀有所疑故
聊獻愚耳

別紙

徑遷之說雖非目前之事實是久遠切害事不
知何故如此悖理傷道之端發於正人君子之
慮乎春秋只譏躋僖公而不譏不徑遷閔公其
說之無稽而不正得罪聖典無疑矣尊奉典禮
今何定耶追崇故事尋問之意果在於何耶恐

其出於偶然不至欲踵作無理之事而然也況
經席所陳庶蒙 沃納矣其間雖或不幸有
邪議 聖明當能深燭遠見不陷於其中也審
矣況前日議家廟時以爲當先定尊奉之禮使
事體得定然後始可爲家廟略爲之草定其辭
未訖而廟議已經定矣不久滉又乞身而歸見
作田舍民則雖以復與此等事故竟未究成其
文況纔出國門而操戈者群起雖幸去之餘論
未已皆若意在於賤蹤何可更以此等文字入
都下以惹起人指目乎茲不敢如命望賜原照

太祖
王后

穆睿宗大王
王后
王后
穆中宗大王
王后
王后

昭宗大王
昭
仁宗大王
王后
昭憲宗大王
別紙

文昭前殿二唐家三唐家皆不可必作長唐家乃可則既聞命矣但又有所未喻者　世祖既遷之後遥想昭穆神位似當如右圖然則一唐家三　神位皆在穆位曾所已定之事也今所議昭位則無一唐家三神座之位何故前示有三卓難排等說耶已過之事不當更有言議但於往復商訂之末事理有未透曉者不欲遽自休罷故敢再稟

碣文稟目

一凡稱呼公與先生字不知其初孰為輕重然

以今時所稱觀之先生字似尤重也銘中說及滉處用此二字與稱先公處間出爲文在滉極爲惶窘滉嘗見卞春亭作河崙父碑銘其始末及父事而稱崙處雖曰左政丞晉山浩亭先生其下既入父事後則凡九稱崙皆未嘗稱先生皆稱爲政丞公而已伏乞略倣此例只稱滉官職而終始去此二字不用以安微悃幸甚

一銘中稱道滉處太近張皇既難示人又難以取信來世伏乞有以量裁務得著實懇仰

一碣石例不如碑石之大以嘗所見言之雖得
其中樣者若過千一二百字則已難容刻今
惠銘文千七百二十餘字一碣勢難容刻欲
細書塡刻則醴泉石品頗麤厲細刻尤難玆
實他無善處之道伏覩序文中取渼書中全
語處多以致字多如此今如蒙留意欲望去
全語而取其意約節點化爲文則可省得四
五百字庶幾得免於排字之礙無任祈幸之
至葢此文字詞意圓贍議論逸發而理致渾
成若非容刻之難本豈有此增減之請故元

寄來手寫一本謹奉留爲貽厥之寶今將謄
寫別本謹封呈納伏望俯諒所懇曲折依副
裁處以終大惠不勝幸甚
一行狀外數件事得蒙念改添入發揮深荷盛
義之厚
一四十餘年只當云三十六年或如所示擧成
數亦無不可

答奇明彥庚午

曾見邸報知已撤皐比續得孫兒及金而精書
皆言動履神相新祉益茂欣賀無涯又皆謂先

碣文許於望間可訖擬當受出送來云非久可
拜承寵賜感篆之至翹渴以俟書中又云晦間
南歸已定苟如是盧莊周所謂於魚得計者善
哉勉哉然拙者所以發此語非爲公作悻悻之
謀自古安有風色如此中已乃爲時相最所憎
疾至顯攻於君前而可遲疑不去之理乎曩日
書云爲朋友所牽掣此說實疎蓋朋來之復豈
可望於爻象若此之時乎僻居雖未聞時事大
槩近日更甚似因濮議而然此等事自古每至
於如此亦何足深作悵恨惟有去耳滉去年歸

後僅一辭不得極以煩瀆爲恐側身緘口拖至
今年適當引年之限乃敢上箋陳乞理宜無不
得者萬一不得續續拜章以得遂爲期名正言
順煩瀆之嫌有不當計也此願得遂意謂山當
益深水當益遠書當益有味貧當益可樂也但
與高明相去益遠魚鴈亦難屢通昔賢所謂有
疑誰講過誰箴者於今見之殊可歎也然第彼
此各能日從事於此事亦無異同席聯床而處
矣至於禍福之說蒼蒼在上豈容預作遑遑與
匆匆哉願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謹拜書代

別

別紙

黨分已形邪正混淆向使 天心少有變動山移河決之勢誰能禦之又聞復職削勳等事終年不停以必得爲期亦恐聖賢處此必不至此深可憂懼柰何柰何

答奇明彥

滉近拜一書附鄕儒赴試者託崔德秀傳致几前其書在途而柳太浩參判來獲奉手札且承寄來改減過銘文一本得諒所祈鍊省四百餘

下轉字似傳之誤

字可免不容刻之患感篆衷曲不以言喻前日扳請亦不過如此若太損沒沒豈是情願稱呼謹悉諭意然猶恐或有用不得處徐更商量稱道處所減四字甚幸其他亦有過當之說而未蒙裁去幽明之間惶仄實深柰何柰何傳聞歸意已决猶未的然今亦云云始審歸袖翩然不遠伊邇甚善甚善固當固當湖嶺阻脩悵難通信然送都下轉轉猶可望也窮通有命彼於我如彼是亦命耳但撞著此等事亦不可不自反而痛加循省今人皆云左右傲物陵人短於謙

言疎於撿身果有之所當痛改無之亦宜更勵
又聞近日不復剛制于酒非久恐生大病不知
左右何故得此於梁楚之間哉今去切祝斷置
百雜杜門掃地溫理舊業大覃思而極操約如
忠信篤敬參前倚衡等凡聖賢至訓皆不以空
言視之必期於吾身親見而實驗之庶不負重
責所歸也世人爭言滉不知人而失薦對滉尚
未有失薦之悔者以其所望於左右有非人人
所與知也若使終身爲英氣所使蕩習所累困
於麴蘖溺於嬉放卒與聖賢門墻相去百千萬

里之遠則是世人之攻左右者誠爲知人滉雖欲不悔於失薦何可得也孔子告仲弓以敬恕之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朱子喜汪端明得暇勸其益勉於講學正心願左右深思而力反之不勝幸甚餘惟衛嗇珍重不宣

答奇明彥

正月廿六柳參判太浩來傳令書幷改定先碣銘當時有南行之日撥煩修寫以副所望感篆無以仰喩已而金而精人來其書云已發南行且具道送行日共宿箕城亭兼寄所和流字韻

等而絕句吟讀悵想黯然之懷倍於去年東湖
之別也己拜一書附寄于而精令其轉致于湖
南矣昨李淸之令公子咸亨寄信來得金而精
所寄令書乃行到稷山日所遣也不知其後歸
去故里興致如何揆之以古人心事爲樂復如
何熟看來書云云似不免介介于中者至發於
酒而見於色何耶古人豈盡無上辭下違之歎
然其有並行不悖之樂實浩然而泰然若如今
所爲則歸後亦似難安於蓬蓽之處未甘於簞
瓢之味鬱鬱乎悲愁蕩蕩乎放曠業不進而過

已積豈不爲向來排擯者所大嗤嗸耶則吾所謂志道樹脚者果安在耶願吾明彦三復深思之滉二月上箋乞致仕反有　召旨之下惶恐難奔赴旋已具狀辭　召命矣近復上休致箋方兢惕俟　命而已傳聞時事似難保無事當此時而爲此舉措極知非宜然平生罪過不棄此機而圖免終無可免之期故不計萬事而期於得請耳就中碣石臨畢銘文適至欣幸無比不意其石磨礱垂訖而隱泐方露出欲更磨去則其泐愈甚不得已不爲之停書刻擬待秋冬別

求他石而用之當大事而不爲天所佑如此慨
恨不可勝云銘文稱道浘過當處雖蒙略改尚
難以示人然每請改亦難憫極眼昏雖甚初欲
自寫以其難示人之文自寫刻以示人必益招
人笑罵欲倩他筆而無可倩尤以爲憫剃紙所
白則非請改關重文字之比伏望照量享回可
否遣入漢城付崔德秀或金而精則可無浮沈
也李咸亨妻家在順天因其奴還附此書令咸
亨傳上然答書所以欲遣入都來者若附咸亨
則此人性執有爲人太過處恐或專人遠送來

故也所懷萬端泓穎不能盡人意惟祈秉此閒暇益潛心大業懋崇明德以副時望以爲千古家計自古安有理欲並用敬肆雙行之道今豈有內程朱外嵇阮之君子乎

別紙

碣銘改本無復餘蘊其間尚復以滉私義有所未安處敢自指出拜稟

一叙中凡稱滉處其錄滉書中語則代以我字公自爲說則稱先生此爲未安之意前書已請改之答書不以爲可而仍用之滉反復思

之終是未當蓋看前臣名父前子名禮也今雖不欲直稱滉名當依下春亭作河洛亭考碑銘例其初不免並擧其官爵亭號而稱先生其後則更不擧先生字惟稱政丞公而已竊謂此實可法故今欲於初稱滉處並用官號曰判中樞府事某先生其後每遇錄滉自言處直依本文下滉字公稱滉處皆曰判樞公則稱滉凡三稱判樞公凡六須如此方爲穩當計於入石之際不得不依此寫入先此再煩稟白惶恐惶恐

一先府君事實內爲文又不屑擧子程式以故每擧輒屈此乃滉書本語有未瑩而致失其實事先府君實每擧於鄕或冠多士而輒屈於禮部今欲添改之曰累擧或魁而久屈何如

一後之人慕判樞公之道道字不可輕下於此豈不被人之譏請今欲改爲義字或如風字之類如何

答奇明彥

夏間連得兩書其一四月十七日其一五月初

九日節次所遣也承悉處閒得意動靜佳裕慰
想之懷千里難禁第事多緯繣久缺修復節日
火流警節體韻復何如戒均之除固知未可出
矣但比又聞有朝天之　命此則似與他泛常
差除不同其欲不出似若有辭難之嫌未審當
何以處之既被當路所逐遽以他事復入極為
非便使銓曹少知為人存去就進退之路必不
有此等注擬矣今既如此所處之宜殊無端的
去處驅系倍常往者鄙書所以為左右謀者多
出於愚者過慮之餘來教不以為罪乃歷舉而

辱報無非是勵志撰道之言苟能自此而加之意久久不渝則古人所謂及此閒暇時講所未至爲深喜者眞今日事也敢賀敢賀滉旣退適會七十之年請老一事可謂天幸若非諸公屈曲拈掇微臣之獲遂至願久矣每一箋狀之入輒以銀臺所啓適遂慈降　召之端無有了期至前月中得一旨有調來之　命於是未免假此以爲苟偷時月之計遂姑停上箋陳乞事會謂旣入淸閒境界中猶有此左牽右掣之撓也知新集書室得遂高曠以寓藏修之樂又以之稱

號甚適且好恨不得命駕一造爲數日之款得
與聞其中所樂之如何也惟望所存所益有契
於玩索或發於賦詠者毋惜因風寄示以洗老
人昏滯也先人碣銘得蒙垂示曲折或改或仍
謹悉依諭先人幽翳之志小子悲慕之悃至是
無復有餘憾當俟農畢求取他石於醴泉而鐫
樹是計眷惠深厚罔攸報塞篆鏤心髓與天無
極貴眷久留都下寓東可知加以疫患不知今
何如也聞之心每未安湜孫兒安道男息在京
因疫夭折憐悼不可言洛中 爻象變易不定又

發大論事有不可知者殊憫人也奈何柰何所
欲言甚多遠書且苦眼疾不能究陳惟爲道加
愛萬萬

答奇明彦論改心統性情圖

示諭心統性情圖依河圖洛書之位圖與觀善
皆以向南爲順此固混淪圖之位向也但如此
則禮以發見之粲然而居圖上不用之地智以
斂藏之密如而處圖下向用之次斯爲兩失其
當矣若欲避此而上下兩易則禮本次南前而
今居北後智本次北後而今反南前亦爲兩失

其所也蓋嘗思之河洛方位之所以如彼凡陰陽之消長自下以生漸長於東左而最盛於南上自上而息漸消於西右而極衰於北下故圖書方位惟以象此而已其於北後之下更無所係之事與際接之當否則與此圖有不同矣如太極圖則又但有左陽右陰之分而無南前北後之位故五行以下雖係圖下而亦無際接難處之義今是圖也舊倣河洛者他無有不可獨禮智二者之難處如上所云是以不得已而改作今圖易置方位而有圖北人南之說竊以爲

惟如此然後禮智二者皆得其所而情係其下
際接所當洽得其次恐不至如來諭之所慮也
來諭謂名言之實體驗之功皆有所大乖愚意
圖在南則人向南而觀圖在北則人向北而觀
人之向背隨圖所在而有異耳豈有名言之大
乖乎圖本以明心統性情之名理如此而已初
不及於人做工夫處安有所謂體驗之功可指
擬而論當否乎至於主賓人己之辯則滉於改
圖小說中有此語今思之誠若有太分彼此處
如圖為主觀者為賓及將圖作別人心等語固

當修削若來諭以此爲語病而今去之則可矣至引朱子心而自操之說以圖爲不知反求吾身而有畔援之病恐賢者於此未免有不能盡乎人言而一向揮斥之疵也何者圖之作本不及於做工夫處今遽以此見攻豈所謂盡人言意之道哉而況苟如來說雖使向南而坐作已心看圖展於彼而已坐於此以已心而觀圖心其病何以異於朱子譏佛者觀心以口齕口以目視目之云乎其實有不然者請言其故而明者裁之也夫人之生也同得天地之氣以爲體

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理氣之合則爲心故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己之心卽千萬人之心初無內外彼此之有異故自昔聖賢之論心學不必皆引而附之於己作己心說率多通指人心而論其名理之如何體用之如何操舍之如何所見旣徹爲說旣明以是自爲則吾心之理已如此以是教人則人心之理亦如此如羣飮於河各充其量而無不得矣豈規規然有分於人己之閒必據己爲說而惟恐一涉於他人之心乎若必以作人心說爲不可則是孔子言惟

心之謂歟此心字上必加吾字然後爲可乎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與仁人心義人路此等人字皆當改作吾字而後可乎朱子仁說圖人之所得以爲心此人字亦當改作吾字而可乎歷選古來言心處如此類甚多必皆改作己心說然後乃合於心而自操之義而無牴捂之患乎其無此理也亦明矣如是則欲於改說中去其病語而用今圖無乃不至於大乖乎又有一說焉若得高明就舊圖中能處置得禮智二字穩當則仍用舊圖亦滉所深願也惟高明虛

心諒採熟細商量而幸教之滉頓首拜懇

答奇明彥

秋間拜一書送都中令其轉寄未知能不浮沈耶湖嶺阻迴魚鴈杳邈不審閒頤味況何似不任馳想之懷自上數疏以來駭人聽聞不但偶然而已此等事於古或有之今公以爲今之時猶古之時耶何其露稜角之至是耶由是積忿之中更激愈甚其勢似不靖休雖不足深以爲虞然愚意不欲由己激發事端也故云耳滉近復上箋狀未知　恩許何如老懷非常此事未

結末日夕鬱鬱中間而精錄示所敎示理到無極等語方覺昨非所得數語錄在別紙令照幸甚鄉舊爲務安其子弟將之其縣過辭問知距高居不甚遠可以傳書立談間草草奉報

朝争如許惟公與滉獨無言以此取恠於人不少不知令意以爲如何

別紙

物格與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之說謹聞命矣前此滉所以堅執誤說者只知守朱子理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之說以爲我可以窮到物理之

極處理豈能自至於極處故硬把物格之格無不到之到皆作已格已到看往在都中雖蒙提諭理到之說亦嘗反復紬思猶未解惑近金而精傳示左右所考出朱先生語及理到處三四條然後乃始恐怕己見之差誤於是盡底裏濯去舊見虛心細意先尋箇理所以能自到者如何蓋先生說見於補亡章或問中者闡發此義如日星之明顧滉雖常有味其言而不能會通於此耳其說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

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其小註或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心之體具乎是理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其曰理在萬物而其用實不外一人之心則疑若理不能自用必有待於人心似不可以自到爲言然而又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則其用雖不外乎人心而其所以爲用之妙實是理之發見者

隨人心所至而無所不到無所不盡但恐吾之
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也然則方其言
格物也則固是言我窮至物理之極處及其言
物格也則豈不可謂物理之極處隨吾所窮而
無不到乎是知無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體
也其隨寓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
向也但有見於本體之無爲而不知妙用之能
顯行殆若認理爲死物其去道不亦遠甚矣乎
今賴高明提諭之勤得去妄見而得新意長新
格深以爲幸

無極而太極此一段釋語近亦方知愚見之誤蓋前來不屑徧考諸儒說只循已見以極字直作理字看妄謂當其說無極時但謂無是形耳豈無是理之謂乎故一向以諸君之釋爲非曾得寓寄吳草廬說亦不甚虛心細看其後累蒙左右及他朋友警發之教乃始歷撿諸先儒說其中如黃勉齋說最爲詳盡而其曰後之讀者不知極字但爲取譬而遂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而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其言似若先知滉有今日之惑而提耳教之也都中有李

上舍養中曾見之否頃以一書見寄發明此義亦甚精密後生中有如此等人甚可喜也而滉從前讀書疎謬之病益自警懼思有以少改之不知未死之前可遂此意否也

答奇明彥

使至百舍重繭惠書珍悉兼別紙誨諭具審比來頤閒味道神相福履甚慰馳遡之懷滉憂患相仍瘞夭之痛往矣難追寓妻患乳核數年自今秋其證轉移腫痛近數日間勢甚危苦不知終竟何如煎迫罔措身又今年特甚衰憊遠近

生輩不諒人意多更來從百端謝去繼者又至其間有不得强絶者未免隨分應接坐是益致憊倦或因看書寄字之餘昏眩發作殆不辯四到其於日用工夫妨礙可知近又胷痰暴起遍體妨痛加挾以他證正此呻伏書誨之至未能極意修報愧不可勝但其心統性情圖不宜改作一事向因金而精錄示盛諭已有少論辨曾寫一紙寄而精想不至浮沈未久當達左右也鄙意已具於彼今不須更陳大抵禮智二字位置有不便故欲改之耳若處置得此二字穩當

則仍舊圖固所願也如無他道理可處得穩當則改陳恐亦在所留意須悉自度其弊病不至如盛意所慮也而精方作小樣圖欲俟論定然後畢寫只答寄而精可速來此矣滉前月又上一箋狀又不得遂願不知終何有了期耶恒自懔慨而已無極而太極說鄙見皆誤亦已改說寄于而精恐或失傳故今呈一紙照諒惟冀以時益自珍衛進學不倦以副時望

書 退 十